



爱深沉

奔跑吧,少年

◎李蓓莉

过完这个暑假,儿子就念高中了。并且,要去学校住宿。

初中三年,我曾多么迫切希望他能考一所有住宿的高中啊!尤其是刚过去的这一学年,他念初三,我教初三,我们不在同一所初中。每天早上叫醒酣睡的儿子是令我头疼的事情。通常他要磨蹭五分钟,冬天长达十分钟,在我渐渐抬高的声音里,他忙碌的一天启幕。毕业生作业真多,晚上九点半能睡觉是件开心事。夜里他写作业,我也不好意思早早去睡。我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去住宿啊!

幼儿园大班时,儿子在全托。第一次送进全托班,他懵懂地摇着小手说“妈妈再见”。五天后校车送回来时,他惊恐无助地抱住我:“妈妈你不要我了吗?”小小人又欢喜又委屈,絮絮地念叨他的全托生活。周日晚上,他噩梦初醒般大哭;第二天清早哭得撕心裂肺,只重复一句“星期五要第一名来接我……”

儿子向来是个文静的孩子,乖巧,听话。全托这一年,他变得开朗活泼,用我妈的话来说,多了“野性”。这一年,我的痛比快乐多。我暗想,在孩子未成年之前,我一定要陪伴在他身边。

念小学始,男孩调皮的本性逐渐显山露水,因为贪玩忘写作业的事情常有发生。教育一次,见效两天,很快又故伎重演。我和先生都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我们那一代的父母基本奉行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育儿理念,尤其男孩,挨打更是家常便饭。据先生回忆,他的童年模式几乎就是“两天一小打,三天一大揍”。彼时他就狠狠地发誓:等我以后有了儿子,我要给他最多的快乐!

小孩生来古灵精怪。儿子知道爸爸不会打他,由着性子贪玩;爸爸履行自己的少年承诺,由着性子让儿子快乐。平日不加课外作业,周末不上补习班,四点钟学校上外教英语、学跆拳道,双休日爬山、骑车、看电影,节假日自驾旅游……我们对他唯一严格之处,就是要求他无论做错什么都不能撒谎。

儿子至今津津乐道小学六年的快乐时光。

一入初中,竟然当了班长,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青团,还做了团支书,又因为粉笔字写得漂亮被英语老师任命为课代表。习惯混沌的儿子,突然受到无限重视,瞬间一心向学,仿佛一夜长大,尽管课间他还会童心未泯地带领一群男生玩“撕名牌”。某天我因忘带钥匙去学校找他,有女生大叫:“男神,你妈来了!”一米八几的少年腼腆地跑出来,身后各个窗口里伸出许多颗脑袋。那一刻,我的快乐爆棚。

我教过好多届毕业生,没有哪一年如此忧心。家有考生,我无法淡定。学生多,名额少,与保送失之交臂,一向阳光的男孩变得焦虑、烦躁,甚至怀疑自己。晚餐桌上,爸爸给他打气:“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比赛,中考只是一段小小的赛程。努力过了,我们没有遗憾。”他又列举四所高中分析各自的优点:A中是顶级学堂,考上自然最好;B中伙食最优,还是爸爸的母校,以后我就是你的学长;C中环境最美,若是哪天约个女生聊聊,都不用挑地方;D中离家最近,铃声响起你再跑过去都来得及,考哪所学校都好。

中考前夜儿子还是紧张了,夜里十一点仍在辗转。第二天上午下午又都流鼻血。分数出来后,他很伤心:“妈妈,我终究比不过别人家的孩子。”

别人家的孩子!我大恸。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说别人家的孩子,说他们的优秀,说他们的骄傲。可是孩子,学习并非衡量成功的唯一,何况,你同样优秀啊!

生活是艰苦的拉锯战,理想和现实总难并轨同行。儿子很快明白了这一点,调整心态,开始规划高中的努力目标。我知道他热心,友善,有主见,不叛逆,会心疼父母,他依然那样积极向上、阳光健康。

这个暑假,我做饭、拖地、洗衣服,他洗碗、刷锅、擦凉席,并且按照计划写字,阅读,踢球,上网玩游戏,与同学聊QQ。

过完这个暑假,他要去高中住宿,然后要去读大学,很有可能要离开宁波,生活在异乡。孩子长大后,都会离开父母,他们将拥有自己的风景,有时明媚,有时惨淡,他们的内心会永远怀着草长莺飞般的欢欣愉悦。

我看到一个追风少年在慢慢成长,并且即将远行。我幸福着,也开始慢慢地生出忧伤。

闲居吟

乡居消暑气

◎仇赤斌

老家院内新种了不少花果。

老屋建了快30年了,一直没有围墙,今年初才打上,最近还打了一口井。靠南的一侧做了一长溜的花坛,半米高,填上土,剩下就是琢磨种啥了。父亲把原来种在破脸盆里的韭菜移到了花坛中,韭菜接了地气,长得更好了,割了一茬又一茬。姐夫带来几株小茶花,我种的朱顶红开得也很好。朋友送了一盆月季,忘了名字,只记得是法国的品种,也种到了这里,几周后发了新芽,开了新花,长得也更高了。又从邻居家剪了一枝,在雨水多的时候扦插在旁边,也成活了,这是本地的月季。万物都有灵性,上次朋友送了些带根的铁皮枫斗,随意放在厨房里,结果很多都抽出了嫩芽,我把这些铁皮枫斗也种在了花坛中,想来能长得更好。设想中还想种一棵梅花和樱花,这样可以四季都有花了。

院子西侧新种了一株栀子花,开始有点蔫蔫的,但经过一段时间,重新焕发了生机。虽然比别人家开得要晚,但照样花多叶茂,香飘满院。栀子花的前面是蜀葵,这花的生命力很强,不需要照料,只要有一点泥土就能长出来,报以娇艳的红颜。蜀葵花谢后结籽,成熟后会自行绽开,把种子撒在四处,来年春天又会发出来。七月蜀葵花就慢慢结籽了,不用急,凤仙花接上了。凤仙花也是去年秋天时随意撒的种子发出的,同样长得很好。我家的花草,除了灌木,草花都是随意撒种,任意生长,野性十足。鸡冠花也是如此,只是还没到开花的时候。在墙角、砖头间乃至一切曾经撒过种子的角落都生长得很好,生命力真是旺盛。记得小时候见过一排鸡冠花开的时候,由于长得壮,主人在花冠上可以直接晒被子。

那棵无花果树老了,主干被虫蛀掉了,所剩无几的树枝上稀稀拉拉结了几个果子,树旁倒是长出很多小树。我在围墙外的空地上移栽了一棵小无花果树,过几年就可以结果了。桃子还小,看来要一个月才能采摘,但长的数量不少,很是喜人。这还是父亲经过了多次疏果,否则压得枝头都要弯了。挖点桃树上的桃胶,和白木耳同煮,放些冰糖,可以做成天然的“果冻”,是消暑的良品。

果树旁的空地种上了玉米,株株壮得很,已经可以吃了。花坛和地坪只还有一米见方的泥地,父亲也利用起来了,搭上架子,种了六棵黄瓜和几株西红柿。西红柿有大小两种,就这么几棵,自己却吃不完,我每次回老家时,父亲都会让我捎上一些回城。选熟透的,简单冲洗一下,就可以直接生吃了,也可以切片凉拌,这是女儿的最爱。围墙外的其他空地,看着土质不多,但农人是见不得一寸土地被闲置的,都被父亲种上了毛豆、南瓜、茄子等蔬菜。毛豆是八月豆,快要开花了。茄子紫红发亮,小南瓜也结了好几个,长势都很不错。

水井旁的那棵四季桂,高大挺拔,枝繁叶茂,前一阵子被两只斑鸠看中,垒了个窝。开始还不知道,只是每次去打水的时候,从桂树中扑棱棱地飞出一只斑鸠,吓人一跳。我好奇地张望,发现不高的枝杈上有个窝。后来斑鸠习惯了,见人来也不飞了。我常常看见一只斑鸠卧在巢中孵蛋,只是这个窝实在太简陋,就横放了一些小树枝,根本无法和柳莺、燕子的巢穴相比。后来听妈妈说有只蛋从缝隙中掉到了地上,碎了,想必斑鸠也很伤心吧?这几天又有斑鸠出没,可能是又生了一只蛋。

除了斑鸠和麻雀,和老屋同住的鸟儿不多,多是来树上或地上找食吃的过路鸟。但在二楼阳台上极目远眺,田野中随处可见各种鸟,正值耕种季节,一块地上就有几十只之多。鹭鸟,白鹭、牛背鹭、夜鹭都有,加上燕子群舞,一派欢乐的农耕景象。

兴之所致,戏填词一阙:

蝉声将引大暑,夏花欲留人住。苗长瓜熟时,闲游乡间小路。白鹭,黄鹭,燕子蜻蜓共舞。



借光

有所思

◎潘玉毅

国人素来讲礼貌的,请人给予方便如让路或找人询问的时候常说“借光”。“借光”原指本身不发光的物体接受发光物体射来的光芒,明代的《月影辨》里更有“月借光于日”的说法;后转义为分沾他人的利益或荣耀,如明代阮大铖《燕子笺·辨奸》:“贤契高才,自当首选,老夫借光不浅。”但我钟情于“借光”一词的本义,囊萤映雪是借光,凿壁偷光也是借光,还有我最难忘的借蜡烛的光。

在我小的时候,停电是很寻常的,尤其是乡下人家,每到夏日,三天两头停电,停电的时候就点蜡烛来照明,有时家里的蜡烛用完了来不及买,就问邻居借个一支两支。那时候,人的戒备心理远没有现在强,虽然每个近邻不一定能赛过远亲,可也算得上是尽心相帮。哪怕他家里也只是一支蜡烛了,仍会拗一截给你。

现在因为停电少了,且许多人家都备有应急照明设备,手机上也有手电筒的软件,很少有人再问邻居借蜡烛。不过“借”其它东西还是常有的。

在未考出驾照以前,我常骑电瓶车上下班。电瓶用的时间长了,有时骑到半路上就沒电了,推着走显然不科学,修理店的充电器因是直充,经常烧坏保险丝。所以,我大多数时候会找附近居住的人家借充一会电。初时,也有人说不方便的,但问得几家,到最后总能充上电。充电的时候为了避免尴尬,我会与主人家闲聊几句,碰到健谈的,也会家长里短地给我说上一段,那一刻,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

从借光到借电,借的东西或许有所不同,但是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当我们在感慨人心不古的时候,因为有这些“借”,使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愈发分明。

俗话说,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。大抵是劝喻我们做人要讲诚信。借是真情锁,还是真心钥。只有钥匙能开锁,所以有些东西借了是需要还的。当然,也有些东西借了是不需要还的。很多年前看过一则故事:在一个人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有人借给他一斗米,救了他一条命,他说将来必定加倍偿还。但是借他米的那个人说:“我并不要你的报答,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有人如你此时,希望你也能不计报酬地借他一臂之力。”这种“借”便是一种爱的传递。